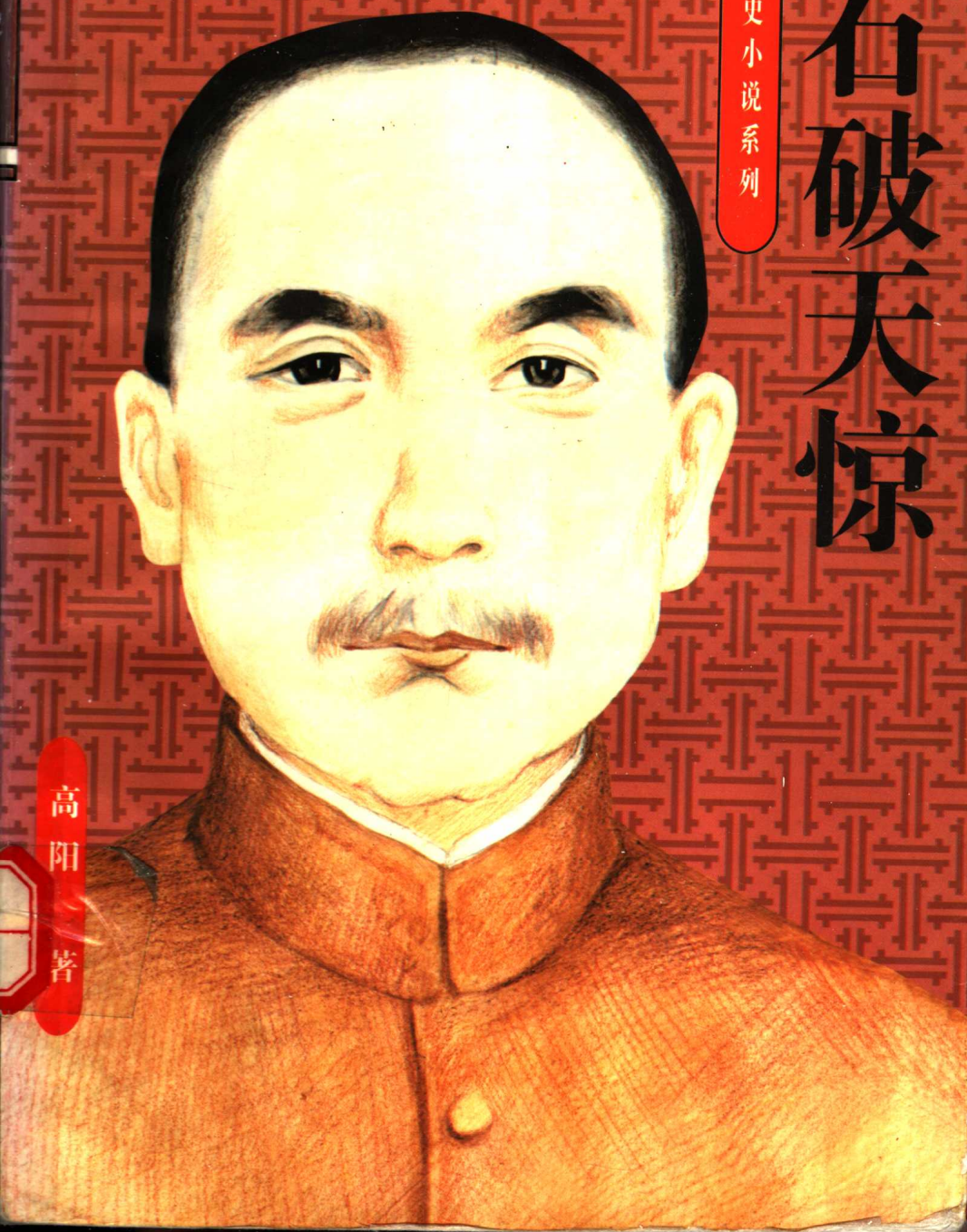


石破天惊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

高阳 著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石破天惊

海南出版社

(琼)新登字 03 号

本系列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授权我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

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

高阳历史小说系列

石破天惊

高阳 著

责任编辑:苏 斌 朱 晓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3 字数 275 千字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 册

ISBN7—80617—378—1/I·99

定价:1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

出版前言

港台中国历史小说的大手笔，一个是香港的南宫博，再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阳。高阳取材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事件，经过独到的周密考证、演绎成一篇又一篇人物生动情节跌宕的小说，他的《胡雪岩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灯火楼台》在华人世界已是家喻户晓。

高阳亲身经历过中华民族两次大变故——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权的溃败，这种亲历动荡的感受，加上他历史家的敏锐、小说家的激情，使高阳不缀地摹写古往今来的盛衰废替，揭示兴亡背后百姓的苦难，为爱好历史的人、研究历史的人以及想要创造历史的人提供思考的素材。

高阳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从1922年出生至1946年，是高阳的成长时期，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影响了高阳的求学过程；1947年至1959年，高阳在军中服务，他努力自修，多方涉猎，奠定了日后在文学与史学方面发展的根基；1960年至1986年，高阳在台湾《中华时报》服务，担任主笔，后升任总主笔，其卓越才华得到发挥；1986年高阳退休后，全力投入历史小说创作，写就了七十二部（九十一册），上溯秦汉下至民国的“史诗式、百科全书式”的作品系统，直至1992年6月逝世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涉及范围很广，由刺杀秦王壮志未酬的荆轲，直至近代少年英雄、老来投敌的汪精卫，其间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英雄豪杰、富商大贾等等都在他的作品中

出现。描写的人物时空跨度如许,如何能使人物真实,是很要功底的。高阳刻画历史人物和描写当代人物时艺术手法并无二致,他以为形成人物个性特点的,古往今来皆有共性,比如教育程度、家庭影响、政治背景等等,掌握了人物的这几个方面的背景资料,就能对人物有预见性——怀才不遇的人当然爱发牢骚;很重感情的人往往在紧要关头为私人感情所支配,依此类推,不一而足。

对于人物的臧否,高阳有历史家的慎重。他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保守的、传统的。“我选择题材和下笔描写,要有客观的标准,取持平的态度。我要作律师,不作法官,不把人物轻易否定,不是确实证明他们行之有愧,我总采取辩白的态度。”

高阳有一段话,发人深省:“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,也是我的兴趣。搞历史的目的之一,就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……国学大师钱基博说过,对历史有温情,民族才有办法。的确如此,了解历史,了解民族的创造多么艰难,民族才会有向心力,才会团结起来;不然,民族的感情定是淡薄的,这个民族就好不起来。”这也许正是高阳偏爱和选择写历史小说的原因。

我社经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在大陆出版《高阳历史小说系列》首批五种,共八本;写孙中山的《石破天惊》,写汪精卫的《粉墨春秋》(上、中、下),写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的《李鸿章》,写明朝抗倭的《草莽英雄》(上、下),写昭君出塞和番的《王昭君》。

高阳的其它力作,我社将陆续出版,以飨读者。

海南出版社

1996年1月

1

花期将近，春寒犹重，但开封的官绅士民，只要想到去年——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四那天的光景，即令是剪刀样的东风，亦觉得温煦可爱。

那天，下南厅祥符上泛决口，自东往西，挟泥沙俱下的滚滚黄河，突然横决，两大股咆哮的浊流，如二龙抢珠般，一从西南，一从东南，环城而过；西北首当其冲，城墙坍陷了十几处，亏得河南巡抚牛鉴有定见，发动全城百姓，抛砖石成坝，弄了几只大船塞住缺口，昼夜守护，才得保住开封城。

开封城像一只下了锚的船，水与船平，只要稍有反侧缺漏，这只“船”立刻就可以沉入河底。于是驻扎在山东济宁州的东河总督文冲，主张“弃船”——迁移河南省城。牛鉴反对，他这样奏报皇帝：“一月以来，困守危城，幸保无虞者，实由人心维系，若一闻迁徙，各自逃生，谁与防守？恐迁徙未及，水已灌城，变生俄顷，奸民乘机抢掠，法令不行，情状不堪设想。节交白露，水将渐消，惟有殚竭血诚，坚忍守御，但得料物应手，自可化险为平。”

此疏一上，皇帝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，驰驿到河南勘查，他的意见与牛鉴相同，认为“省城可守不可迁，

决口可堵不可漫”。因此，文冲被革了职，戴了一面枷被拘禁在堤岸上示众；同时，命王鼎署理他的遗缺，主持堵塞决口——这是出于皇帝最宠信的、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建议，因为由禁烟而引起的对英战争，皇帝的意向，始终摇摆不定，穆彰阿一意主和，碍着主战的王鼎作梗，正好借此调虎离山；并且他还存着陷害王鼎的心，如果治河不成，王鼎必受严谴，甚至以王鼎的性情，堵口不能合龙，他不必等皇帝降旨治罪，就会像过去好些负责任的河官那样，纵身一跃，殉身在滔滔洪流之中，岂非天假其便地去了一根眼中钉？

王鼎知道穆彰阿的用心，但他不愿推诿；兴工以后，亲自在工地监督，倦了就睡在轿子里。经过这样六十多天的艰苦生活，终于收功，黄河复归故道；不但保全了开封，且消除了黄河横决，灌注归德、陈州及安徽亳州、颍城一带，合洪泽湖水，冲断高堰，使淮安、扬州两府，成为汪洋巨浸的威胁。

王鼎对治河并不内行，他的能收此大功，得力于一名犯官的协助。

这名犯官叫林则徐。

*

林则徐字少穆，福州人。道光十八年除夕，奉旨以湖广总督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东查办“海口事件”，同时受命节制广东水师；说得明白些，他是去主持执行禁烟政策。

卖鸦片烟的是英国人。他们以合法或走私入口的鸦片烟，自雍正年间的每年200箱，增到道光十八年的三万四千箱，每年从中国括走几千万两白银；为此，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“漏卮宜防，请置重典”，主张禁烟的奏折；

皇帝将原奏发交各省督抚议奏，林则徐是响应最热烈的一个，他的复奏中提出“章程六条”，主张严格收缴烟具；勒令戒烟；加重开设烟馆、贩卖烟土、制造烟具者的罪名；责成文武官员劝令亲属及属员戒烟；责成保甲稽查；改进烟犯审问办法。同时附上好几种戒烟的药方。

对于林则徐的陈奏，皇帝颇为嘉许。于是他再次上奏，请加重烟禁，说是大小官员如果视禁烟的命令为具文，“足使数十年后，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，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”。这两句警语，使得皇帝悚然动容，特召林则徐到京陛见。

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，厉行禁烟，捉住一个烟贩，决定在瑞典商馆门前处绞。各国洋人拆毁了执行绞刑的木棚，以致与本地人发生冲突，闹成所谓“海口事件”。而在林则徐受命查办时，此一“事件”，实已不了了之。所以他到广州的任务，是在捉拿烟商，在这方面，他有极周到的准备，到广州的第八天，谕令各国洋商，呈缴烟土，并具中英文的“甘结”，声明：“嗣后来船，永远不夹带鸦片，如有带来，一经查出，货尽没官，人即正法。”

英国领事义律，以为林则徐跟他所见过的许多清朝官吏，没有什么两样，起先雷厉风行，然后暗中妥协，到头来依然如故，所以只是敷衍面子，缴了1000箱鸦片。哪知林则徐的做法十分强硬，封锁各国商馆，捉了一个英国贩烟商人，这一下义律着慌了，缴出所有的烟土，计两万余箱，共重237万斤。每缴鸦片一箱，赏给免税出口的茶叶5斤，由广东的官商捐办，不费公帑。

此举博得了皇帝的高度赞扬；同时降旨，将这批鸦片烟就地销毁。于是林则徐在虎门海滩，掘了许多大坑，引

海水入坑成为盐卤，投入烟土，上加石灰，自然沸扬糜烂。这样经过 23 天，才销毁净尽。

但是，对于“人即正法，货尽入官”的甘结，义律始终不肯照办。而且率领英商退到澳门，下令禁止任何英国商船开进虎门，发出宣言，表示不信任林则徐能够公正温和地处理对英贸易。

情势有恶化的模样，而林则徐是有准备的，他跟两广总督邓廷桢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，巡视沿海炮台，以虎山为第一门户，横档山、开山为第二门户，大小虎山为第三门户，又在海船必经之路的武山前方海道设下木排、铁链双重防御工事，防务相当稳固。

端午以后的两天，香港对岸九龙尖沙咀，又发生了“林维喜事件”，一群英国水手因为买酒买不到，与本地人发生冲突，林维喜重伤致死，林则徐要义律交出凶手，义律拒绝；于是林则徐下令在澳门的中国地方官，断绝英商的供应。义律率领英商，退出澳门，住在船上；由于这种漂泊的生活，引起了英商对义律的不满，也有人觉得林则徐的要求不算过分，愿意出具甘结，恢复正常的贸易。义律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整个计划的个别行动，所以调动兵船，阻止部分英商进入广州；水师提督关天培，为了职责所在，也率领兵船来阻止义律对愿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英商的干涉，因此发生炮战，成为鸦片战争的开始。

关天培一连击退了英军六次；而且九龙炮台还击沉了一艘英国的炮艇。专疏入奏，皇帝的朱批是：“朕不虑卿等孟浪，但戒卿等不可畏葸。先威后德，控制之良法也！”

于是林则徐积极备战，而英国亦调派舰队东来。广州封港，中英贸易全面断绝；在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，朝命

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，林则徐继任两广总督，并以江苏藩司、蒙古镶黄旗人裕谦升任江苏巡抚。这半年之中，筹办防务，厉行禁烟，气象颇为振作；到了6月初，英国东印度舰队开到，封锁广州，经厦门北进，攻陷了浙江定海。

这一下，皇帝对林则徐的态度立刻改变了——他个人是个不坏的皇帝，尤其以节俭出名，皇帝的内衣照例只穿一次，他要洗过好几次才换新的；逢年过节才唱一次戏，内廷升平署的行头从不添制，戏台上像出现了一群叫化子，俭德被被誉为“三代以下第一人”，连汉文帝和宋仁宗都不及他。他对于吏治的要求，十分严格；但不幸地，他的气质跟煤山殉国的明思宗很相近，爱憎之间，转变极快，而且缺乏知人之明，为一班腐化的爱新觉罗贵族所包围；这班人最擅长的本事是粉饰升平；此时看到皇帝的内心畏怯，于是以穆彰阿为首的主和派，大肆活动；皇帝听信谗言，对林则徐下了一道措词极严刻的朱谕：

外而断绝通商，并未断绝；内则查拿犯法，亦不能净。无非空言搪塞，不但终无实济，反生出许多波澜。思之曷胜愤懑！看汝以何词对朕也？

不久英国舰队开到大沽口，直隶总督琦善受了穆彰阿的指使，接受英国使臣懿律带来的英国首相致“中国首相”的函件，懿律的全衔是：“第一全权使臣”，向琦善出示英文证件后，他在奏折中这样向皇帝报告：

该洋人呈阅所谓“全权”，其式圆而上有斑文，近似符录。

因为有这样不知“全权”作何解、以英文为符录的封疆大臣，便下有诏为英国人“昭雪冤抑”，并密谕琦善“转告，英人允重治林则徐罪，另派钦差赴粤查办”的皇帝。这

个钦差就是琦善。而林则徐和邓廷桢则被革了职。

琦善一到广州，便撤除了林则徐和邓廷桢、关天培所设在武山前面的防御工事：密奏开衅原因，由于林则徐收缴鸦片烟，赏值每箱茶叶5斤，不及烟价百分之一，态度过于强硬所致。然而，替代林则徐当了兩广总督的琦善，原以为赏了烟价，就可了案，身历其境，才知不然；义律向他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，琦善不敢答应。英国兵船轰毁了虎门两旁的炮台，琦善吓慌了，在六神无主、只求息事的心情下，与义律谈妥了《穿鼻草约》，割香港、付赔款、开放广州港口，专折奏请批准。这是道光二十年年底的事。

皇帝的批示是：“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，迷而不返。胆敢背朕谕旨，仍然接受夷书请求，实出情理之外；是何肺腑？无能不堪之至！汝被人恐吓，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，今又摘举数端，恐吓于朕，朕不惧焉。”接着，下诏宣战。琦善则以“擅割香港、危言要挟”的罪名，得到了“革职、锁拿来京、查抄家产”的严谴。

宣战的部署是命御前领侍卫内大臣、雍正同母弟恂郡王允禵四世孙的奕山，为靖逆将军；户部尚书隆山，及名为宿将、实已年迈耳聋的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，驰赴广东军营，调集川、湘、滇、黔各省兵丁万余人，剿办“英夷”。广东用兵，照例在江西设兵站，特派前广东巡抚，现任刑部尚书，山西籍的祁埭为兩广总督，驻江西办粮台。

浙江方面以署理两江总督，严劾琦善五大罪的裕谦为钦差大臣。主战派一抬头，林则徐又被起用；赏了一个“四品卿衔”，命他到浙江帮办军务。就在他忙着察看镇海新旧炮位，加紧布置防务之际，接到了廷寄，革四品卿衔的职，与邓廷桢一起充军伊犁。这是因为广东连战皆北，皇

帝愤无可泄，受了穆彰阿的挑拨，迁怒于人的缘故。

充军名为“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”；照例是可以在特殊原因下奏留的，王鼎素来钦佩林则徐，因为他曾在十年前当过东河总督，周知积弊，全力改革，王鼎奏请留他在河南襄办堵塞决口的河工。他不但为王鼎的主要顾问，而且大风雪中，日夜与军工民夫一起操作，始终不懈，得在动用六百多万库款，于六十多天以后，克竟全功。

*

为了祝贺堵口合龙，也为了酬谢林则徐，以及所有出力的人员，河南巡抚衙门张灯结彩，大开筵宴，但河南巡抚鄂容安，只是陪客；主人是王鼎。

辕门外响起鼓乐，巡抚衙门的一名戈什哈，高持名贴，引吭传报：“林大人到！”

于是红顶花翎白髯的王鼎，和河东河道总督朱襄、河南巡抚鄂容安，以及陪坐在下的藩司、臬司、开、归、陈、许兵备道，水利粮务道，开封府知府，一起离座迎接。祥符县知县是全省首县，照例办差，所以实际上是这天盛宴真正的主人，抢先一步，赶到大门口去站班。

这位“林大人”不穿官服；青衣小帽，踏着安详的步伐，缓缓入门；一眼望见王鼎迎了出来，赶紧趋前数步，长揖致敬：“中堂！”他谦虚着，“不敢当。”

“少穆！”王鼎执着他的手，掀髯笑道，“半年艰辛，今日才得破颜一乐。稍停，我还有喜讯告诉你。”

于是逐一寒暄，王鼎请他“升炕”——炕床的东首是首座，林少穆不肯，“犯官何能高踞上座？蒙中堂宠召，得陪末座，已是逾分。”他说：“朝廷的礼制，不可不顾。”

这话倒也是实情，翎顶辉煌的一二品大员，夹着个青

衣小帽的客人，且是首座特客，确是有点不成礼统；首县机警，便即建议：“请各位大人都换了便衣吧！衣冠饮宴，似乎也嫌拘束。”

“这话说得是！”王鼎欣然赞许，“我们照办吧！”

各人的亲随都带着衣包，于是纷纷更衣，重新逊让，林少穆却不过王鼎的坚持，到底升炕坐了首座。

“中堂，”巡抚鄂容安含笑说道：“把那个喜讯，奉告少穆先生吧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王鼎转过脸来，“少穆，这一次河工，你策划周详，辛劳备至，厥功最伟；我特地专折入奏，请皇上加恩。前几天旨意到了，指定‘合龙之日开读’，自然是给你的恩典，伊犁之行，一定可免，开复原官，亦在意中。我先预贺了。”

“不敢！”林则徐起身致谢：“都是中堂的栽培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，你帮了我这么一个大忙，我不知何以谢。何敢贪天之功，说是我尽了什么力！”王鼎看着左右说：“我们先宣旨，后入席，今天要痛痛快快一醉！”

听这一说，便有人抬过来一张香案，大家一齐起身，跪在香案前面；只有王鼎站在香案之后，从戈什哈手里接过密封的廷寄，端然肃立，然后用指甲挑开封口，抽出谕旨先看一遍。

这一看，王鼎神色大变，目瞪口呆；突然间顿一顿脚，挤一挤眼睛，拿起袖子抹掉两滴老泪，颤声念道：

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：“林则徐于祥符塞决工竣之日，着仍遵照前旨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。钦此！”

等读完，王鼎已是涕泗滂沱，摇摇欲倒。自巡抚以次的司道，无不惊愕失色；而林则徐却依然从容，望阙磕头

谢恩。然后站起身来，疾趋到在喘息拭泪的王鼎面前，安慰他说：“中堂不必为我难过，能行万里路，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！”

王鼎只是摇头不语，鄂容安便说：“少穆先生功在河南，我忝为河南的地方官，崇功报德，决难坐视。朝廷原有赎罪的功令，我们大家捐廉，请中堂领衔出奏，为少穆先生缴罚锾，免去此行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”朱襄紧接着附议，“我们拟个章程出来，集腋成裘，容易得很。”

“多谢诸公盛意。雷霆雨露，皆是皇恩，我不敢也不愿逃罪。心领了！”说着，林则徐长揖致谢。

于是庆功的欢宴，变成伤别的苦酒，草草离筵、匆匆整装，林则徐当天就恢复了远戍的行程。七十五岁的王鼎，在这两个多月中为风雪所欺凌，体力大亏；加上这一番刺激，身心交疲，一下子病倒了。

皇帝为酬谢他的辛劳，将他的“官衔”由太子太保晋为太子太师；又下诏，嘱他安心养病，缓程进京，等到身体复原，再销假办事。然而这些“恩典”，并不能安慰王鼎，尤其是回京以后，听人谈起林则徐有功而不能赎罪，完全是穆彰阿妒贤的奸恶用心使然，他看出皇帝色厉而内荏，一意在作辱国求和的打算，如果林则徐因为河工出力，得以免除遣戍的罪名，当然官复原职，仍以四品卿衔，发往浙江帮办军务，而有林则徐在，求和便不可能；仿佛南宋那样，有岳飞在，与金人谈和便不可能！

“你就是秦桧！你就是严嵩！”回到军机的第一天，王鼎便指着穆彰阿骂，“妨贤害能，你是大清朝的罪人。”

穆彰阿的涵养功夫到了家，笑着避了开去。

“我上了折子荐林少穆。如今只有重用此人，为激励忠义之功，国事才有可为。”王鼎对在军机处的地位，次于穆彰阿而高于自己的潘世恩说：“芝翁，回头召见，你得帮着我说话。”

潘世恩号芝轩，秉持苏州人柔弱恭顺的性格，虽知王鼎是正论，却不愿得罪穆彰阿，所以支支吾吾地敷衍着。

等到军机大臣循例全班进见时，皇帝首先慰问王鼎；他磕头谢了恩，接着便说：“臣夙蒙天恩，位极人臣，今年七十有五，应该说是虽死无憾；但国事如此，臣实在死不瞑目。”

“我知道你忠君爱国。”皇帝戚然说道：“夷人这样肆无忌惮，真正可恨。总要靠你们群策群力、和衷共济，才能转危为安。”

“圣谕极是！”王鼎提高了声音说：“只是金壬在位，正人被斥，臣实不知如何始于国事有济？”

“金壬在位？”皇帝很注意地问：“谁是奸邪小人？你不妨指名参奏。”

“穆彰阿！”

皇帝一愣，脸色便不好看了。而穆彰阿却能声色不动，保持沉默，与王鼎的横眉怒目，成为一个极强烈的对比。

“穆彰阿欺罔皇上，把持政事；凡所作为，令天下寒心。即如林则徐，臣奏留襄办河工，实心任事，艰苦备赏，将功原可折罪，而穆彰阿奏请仍照前旨遣戍。河南大小官员，听说此事，无不灰心。穆彰阿身为首辅，匡赞纶扉，有安天下之责，像这样的做法，足使人心涣散，天下解体。真秦桧、严嵩之不如！”

“王鼎！”皇帝苦笑着说：“你早酒喝得多了，醉了！”接

着便命太监，将王鼎硬扶了出去。

到第二天，王鼎决心犯颜直谏，他认为林则徐并无丧师辱国之罪，不该夺职充军；尤其是以四品卿衔、发往浙江效力，筹划防务，十分用心，无缘无故地再次革职，完全是穆彰阿一个人捣鬼。

“这不关穆彰阿的事，”皇帝答道：“林则徐在广东处置不善，禁烟不曾禁绝，惹起意外纠纷，以致搞成今天的局面，误国之罪难逃，岂不加惩罚？”

“人才可惜。如琦善——”

“琦善，”皇帝抢着说道：“辜恩溺职，我已经治了他的罪。”

“也不尽是琦善一个。”王鼎又说：“扬威将军奕经，在浙东连战皆北；浙江钦差伊里布观望迁延，畏怯不前，已蒙皇上交部议处，可是杭州将军耆英到京，首先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张禧——”

“这，”皇帝诧异地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伊里布前在浙江时，令家人张禧暂戴六品顶戴，携带牛羊，到英国兵船上去犒师。英国人回送伊里布呢绒等物，互通款曲。耆英到京，首先寻访张禧，其意何居，不问可知。”王鼎越说越愤慨，指着穆彰阿说：“这都是受了穆彰阿的指使，未曾出师，先作求和的打算，所以要把张禧贮存在夹袋之中；耆英是宗室，蒙皇上特简为杭州将军，专一方之阃寄，而竟倚恃一名家人，办理英人的交涉，成何体统？”

“有这事吗？”皇帝问穆彰阿。

“传闻之言，不可尽信——”

“如何不可信，你找耆英来对质。”

一个言语从容，一个盛气凌人，皇帝开始对王鼎不满，“你让穆彰阿说完！”他放下脸来，语气近乎呵斥。

“如今对英夷的处置，宜乎刚柔相济。而且，用兵之道，变化不一，耆英到浙江，自当遵照圣谕，相机进剿，以张天威。只是英夷兵力不可轻视，如果兵炮未集，不宜接仗，则应有缓兵之计可施。耆英寻访伊里布的家人，果有其事，必是这样的用心。”

“嗯、嗯！”耳朵极软的皇帝，对穆彰阿的话，觉得相当动听。

“臣愚昧，”穆彰阿接着又说：“耆英尚应假以事权，以专责成，臣请授耆英为钦差大臣，驰赴浙江省城防守。伊里布对英夷的内情，较为熟悉，可否请皇上赐以顶戴，交耆英带往浙江差遣？以收刚柔相济之效，伏乞圣裁。”

“好！你写个‘奏片’来！”

“穆彰阿的话，完全不对！”王鼎抗声说道：“臣有愚见！”

“你不必说了！王鼎，”皇帝不悦，离了御座，“你的成见太深。”

“臣不敢。臣是一片赤忱。”王鼎去拉龙袍；皇帝使劲一夺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这一下，把王鼎气得说不出话。他认为耆英、伊里布畏葸无用；穆彰阿却偏偏保荐这两个人，而皇帝居然言听计从！偏听不明，一至于此，看来非有激切的奏谏，不能挽回天意。

*

军机处的规制，军机大臣黎明入宫；约在辰时进见，除非事先请假，从没有不到军机处的道理，即令临时有急病，亦必遣人通知；而这天，平时入值最早的王鼎，等穆彰阿、